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十一回 用嚴刑假逼供招 設藥籠巧施妙計

卻說程公陪李公宴飲後，便命兩位少爺陪李公在書房小坐，一面傳鼓開堂。在班房提出張富有、黃道梅、裴道運等三人上堂聽審。外邊差役在船上帶到眾客人，水手亦已齊集轆門聽候發落。程公先傳張富有跪倒案前，便大喝道：「張富有，你這狗才，害了客人性命，尚敢巧言亂說，先自出首，希圖嫁禍別人。不用大刑，想你必不肯招。來，拖下去打！」張富有聽了嚇得魂飛天外，把頭磕得山響，連連喊道：「大老爺，小的實在冤枉！小的實實不曾害客人性命，青天爺爺明鑒。」左右不由分說，拖下去打了五□板。程公拍桌道：「打！」又打了五□，問道：「你招不招？」張富有喊道：「小的實在冤枉！」程公命暫且帶下，傳眾水手到堂，將驚堂一拍，喝道：「本縣已訪得這客人是張富有殺的，與你們無干，可從實說來。」眾水手一齊叩頭稟道：「小的們實在都不知道。」程公喝道：「不打決不肯實說。給我每人重打二□。」左右一齊動手，一個個按下，左右開弓的打個滿堂紅，只聽得殺豬似的叫喊。打完問道：「還不快說。」那個燒火阿二喊道：「大老爺，小的那天上岸拉繃，張富有在船上殺人，小的實實不知。」程公便大聲道：「張富有在船上殺人，是他伙計親口供招，你們大眾都聽見了。」便傳張富有，問道：「你在船上殺人，你伙計已經供出，快快將實情說來。那個人頭放在哪裡？有半字不對，看夾棍伺候。」富有叩頭道：「冤枉，冤枉！」程公道：「還敢胡說，再打！」又打了一百，富有仍是不招。程公道：「這個後生倒會熬刑。且拿來釘上鐐，發監拘禁，聽候再問。」又標了一枝簽，派兩名差押張富有的兄弟去沿路尋取首級，其餘水手從寬取保釋放。原船本應追取入官，因是往來客船，暫免封鎖，准其照舊航行。判畢，傳眾客人上堂，黃道梅、裴道運外，又點了張申、王福、趙甲三名，說道：「你們這五人，張富有供稱知情，著還押聽候再審。其餘眾客，著取具結實，托保開釋。」

那黃、裴、張、王、趙五人不知頭路；叫苦連天。程公也不去理他。吩咐退堂。那取保的俱退到外班，各人覓各人的親友，取具保呈，候批不提。

程公退回書房，將堂上各情與李公說知，便叫班管家人進來，叫他將黃、裴等五人帶到一僻靜之處，聽李少爺親自吩咐。

並替這五人起個病狀，免得早晚點名。一面催前稿，趕緊備辦應用的物件。那班管家人將黃道梅等五人帶到土谷神祠的廂房內。李公便悄悄的進去。這五個人認得是李客人，便一齊的稱冤求救。李公道：「你眾位且不要著急，只要聽我調度，便能設法救你。」那五人齊聲道：「無不聽命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們五位之中，可有懂得些外科的沒有？」那裴道運道：「小可是五代家傳的跌打損傷，出杭州城二三百里，提起五世郎中沒有不知道的。前日船上那個客人，小可本想醫好他，後來看見沒有頭，這就沒法了。」李公道：「這就巧極了，我的事可望有成。你們眾位也可免累了。」裴道運說：「想必是衙內有病，叫小可效勞？」李公說：「非也。這樁事必定先訪著真兇手；方能救你們眾位。」裴道運說道：「知道真兇手在哪裡？還要去替他醫病。」李公道：「你且別管，我已經在縣太爺面前討下你們五位跟我去緝訪兇手。到那裡後，但聽我調度便是。」眾人聽說已經在縣官前討下，可以不回班房管押，無不歡天喜地，情願效力。李公道：「你們跟了班管二爺回到班房，將行李等收拾停當，仍舊到航船上等我。傍晚時分，我便來到，開船前往。」眾人連聲答應同去。

李公回到書房，前稿二爺將置備的藥箱、藥瓶、刀剪、膏藥，照單點付。李公便取筆硯在那白布上寫道：「浙江五世醫裴，仙傳妙手，起死回生。一切跌打損傷、癰疽瘤痔，手到病除。」寫完，旁又寫一行小字道：「計日包治，無效不取分文。」

那一邊寫道：「路過貴地，暫留揚名。」寫畢，叫人做了上下配頭，折起了疊在箱內。將破衣舊帽，單另包好。程公又送了百兩紋銀為路中費用，李公也不推辭，便起身告辭。程公握手道：「賢姪此去一定成功。萬一沒有端倪，也不必固執，且回來從長計議。」李公唯唯聽命。正說話間，門稿帶了點單，跟去的四名捕快，將名單呈上，乃趙升、李益、吳太、周起。程公點過，交與李公，復向四人道：「你們小心伺候李少爺，倘有不遇到處，回來重重責罰。」四人叩頭稱是，又向李公磕了頭。李公便將置備各物交與趙升、李益，先到船上等候。叫吳太到城外店中取行李，到船上會齊。自己帶了周起，慢步出城。

程公尚欲派家人跟隨，李公謝絕。程公再四叮囑，送到宅門分手。

李公出了衙門，來到船上。見班管帶了那五個人已在船上，見李公到，便將五個人點齊交付，請了一個安，告辭去了。

少停，趙、李、吳三人亦都到船。李公叫船上趕快預備夜飯，叫燒火阿二將航船的燈籠摘下，另換上一盞沒字的燈籠。吩咐吃完了飯，趕快開船。正是：

預備深坑擒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鯨魚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